賓萌集

釋篇　賓萌集三　德清俞樾

釋盤古

盤古者元氣之名也盤古猶盤互也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注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亦作磐互劉向傳宗族磐互是也古與互同部字史記封禪書秋涸凍索隱引小顏同涸讀與沍同涸從固聲即從古聲而與沍同讀此盤互所以爲盤古也太元中首曰昆侖旁薄幽昆侖即渾沌也旁薄即盤互也旁薄雙聲盤互疊韻耳古書乃有盤古氏之稱此猶莊子天地篇所稱渾沌氏皆寓言也三五厤記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此見元氣在天地之中上極天下際地無間隙也述異記曰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引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又引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又引古說喜爲晴怒爲陰此見天地之中形形色色皆元氣之所生也莊子應帝王篇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假爲之名號實有其人歟夫中央之帝曰渾沌太古之帝爲盤

五一而已矣因假古爲五其義不顯莫知其爲託名湖五案皇王大紀遂首列盤古氏陋矣

釋姜嫄

周餘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李氏惇著羣經識小謂姜嫄之名特著而其夫失傳無由合不以正者楚令尹子文之母者故諱之是說也誣古人甚矣然則姜嫄何以特立廟曰姜嫄者帝嚳之妾也非帝嚳之正妃也而實生后稷爲周人之所自出以其爲周人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所謂禮以義起也昔魏文帝納袁熙妻

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即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
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
之於萬嗣聖德之化豈有量哉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
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稱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
寢廟至景初元年有司議定七廟又奏曰武宣皇后文
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
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宜世世享祀永箸不毀之
典夫以魏人之尊甄后皆以姜嫄爲比然則姜嫄爲帝
嚳之妻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

祀甄后不得與焉而明帝實甄后所生因別立廟以祀之正用人祀姜嫄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史公以姜嫄爲帝嚳正妃恃非其實矣

釋太公望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周西伯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樾謂此說非也太公者死而其子孫尊之之稱也夏殷無謚周始有之而當時諸侯往往無謚是故魯之始封曰魯公伯禽衛之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紫之始

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題公曰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謚也齊之有謚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攸曰乙公得曰癸公慈母凡三公無謚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故尊之曰太公云爾周之王業始乎古公亶父既有天下則追王之曰太王齊之太公猶周之太王也吳自太伯虞仲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齊之太公猶吳之太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然則晉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矣齊之太公猶晉之太叔也非

獨此也太王之妃曰太姜文王之母曰太任妃曰太姒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曰太姬蓋太爲尊稱故尊而無謚者皆曰太爲秦始皇帝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因之其死也創立太上皇廟而無謚蓋古人之遺意爲太公之稱猶之乎太上皇也其後田氏代有齊國實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益知太公爲始祖之尊稱矣是故太公望猶太公和也望與和皆名也太公望蓋名望而字尙父古人名字相配尙者上也故名望字尙也詩曰維師尙父猶曰程伯休父毛公生六國時沿傳聞之誤而爲之說曰可尙可父此與史記太公

望子之說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釋荆楚

楚之見於春秋也始於莊公之十年其稱曰荆至僖公之元年乃始以楚稱公羊子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樾謂其說非也夫荆與楚一而已矣說文曰荆楚木也又曰楚叢木一曰荆也然則荆楚木無異義孔穎達左傳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斯得其義矣春秋先書荆後書楚蓋本國史原文猶齊之陳氏在左傳則爲陳在戰國後則爲田後人明知陳田爲一姓而凡所稱引本之左傳者從而謂之陳本之國

襄者從而謂之曰以非義理所繫不必易其文也陳與田其音近荊與楚其義同楚之爲荊猶田之爲陳耳孔子因國史修春秋在僖公以前國史之文皆曰荊無曰楚者則孔子亦荊之而已矣在僖公以後國史之文皆曰楚無曰荊者則孔子亦楚之而已矣故以或書荊或書荊人或書楚子謂孔子有進退予奪之微意可也若以書荊書楚爲有異義則鑿矣且推公羊子之意將謂魯史原文皆曰楚而孔子改之曰荊乎然則以楚爲荊乃吾夫子之特筆宜止見於春秋而在他書必無曰荊者矣乃國語者當時列國紀載之書也魯語曰晉伐鄭

荆救之又曰華陽貫逆州豫於荆鄭語曰夫荆子熊嚴是荆楚爲當時之通稱而非夫子之特筆明矣詩曰奮伐荆楚蓋荆楚之名猶殷商也合言之曰荆楚而分言之則或爲荆或爲楚猶合言之曰殷商而分言之則或爲殷或爲商也孔子定四代之書自帝告至于微子謂之商書而書序所稱則皆曰殷今以書荆楚之異文而說春秋者卽以爲孔子之特筆然則孔子爲商書作序何以言殷乎夫商者殷之本號也自殷之號盛行而人之恆言或言殷而不言商孔子曰予殷人也又曰殷因於夏禮又曰殷禮吾能言之是故定四代之書而謂

之爲書者所以存其本號也至於作序則遂謂之殷矣荆者楚之本號也自楚之號僭行而人之恆言亦或言楚而不言荆其見於僖公以前者猶其本號也自僖以後則天下稱之皆曰楚矣國史書之亦皆曰楚矣夫子何必不謂之楚乎是故荆之與楚乃古今之異言因其荆而荆之因其楚而楚之乃聖文之常例後人因荆楚與文出爲之說斯亦傷者之陋也顧氏炎武曰五經中文字不同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扈見於衛詩而魯則爲纚巳乃見於鄭詩而秦則爲驖左氏一書其餘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然則荆楚與文

亦若是而已矣

釋春秋絕筆獲麟

吾觀詩聖人於變風之來繫以思治之詩以示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又觀易聖人於屯之上六否之上九皆曰何可長也嗚呼聖人憂天下深而望天下切如此故天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望其治是故春秋絕筆於獲麟思治也今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生民之禍未有烈於春秋者也而麟仁獸也王者之瑞也春秋之世何爲乎來哉夫子曰天下其庶幾治矣天下其庶

幾有王者出矣夫天下之亂起於春秋極於戰國延於秦漢之際至文景而始定方定哀之間正如江河之趨於下其勢未有艾也然而麟之出必俟聖人必俟聖人在乎位後世非有聖人非有聖人在乎位則麟何爲乎來有來告者曰有麐而角者而夫子喜可知也書曰西狩獲麟而春秋以此終焉蓋平日河圖鳳鳥之思至此一快而欲以黜陟予奪之權歸之後王也論者乃以麟出非時謂之不祥豈其然乎吾以詩易例春秋殆得聖人之意者矣若夫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公羊子之誣也

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孔子世家有弟子三千人之說而愚未敢信也孔子弟子見於論語家語及史記列傳文翁石室圖者僅七十餘人蘇子由古史合諸書所有而作錄之亦止七十九人耳安得有三千人歟其不足據一也諸子之書多託於孔氏而漢書藝文志所載如芊子世子公孫尼子之徒皆七十子之弟子而三千人無聞焉其不足據二也漢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僅置弟子五十人其後稍增至成帝時乃有三千人在西京之世已為極盛矣唐制國學生七十二員太學生一百四十員四門學生一百三

十員夫以天子之尊而所養士不過此數孔子一人乃聚三千人而爲之師其不足據三也且夫孔子之門非必以多爲貴也侈三千之數而指不知誰何之人以爲孔子之弟子吾未見其尊孔子也太史公敘述周秦間事於數之多者必曰三千魏公子無忌傳曰客三千人春申君孟嘗君及呂不韋傳亦曰客三千人平原君傳曰敢死之士三千人夫此數公者其賓客固多矣非必皆三千人也然則謂孔子弟子三千人者亦此類也

釋楚漢五諸侯

項王將五諸侯滅秦漢王部五諸侯伐楚楚漢之興皆

以五諸侯非偶然也高紀五諸侯說各不同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也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也師古注漢書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今按月表雍王章邯都廢丘為漢所圍凡十一月始終不降而死未嘗從漢也應劭之說非矣常山王張耳為陳餘所逐走歸漢據功臣表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與陳平韓信之來固嘗不同然亦不過如九江王英布與隨何册行而至者等耳未必以兵從也師古之說亦非矣徐廣韋昭二說未知孰是然月表明言韓王信從漢伐楚信本傳亦云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羽則韓王必

在五諸侯之數薛瓚之說疑其衍之矣淮陰侯傳乃云漢二年出關合齊趙共擊楚拔楚時田榮擊殺齊王市自立項王擊之榮敗死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羽聞漢王東伐楚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還擊漢于彭城然則齊方爲楚所擊無緣得從漢故諸家說五諸侯均不數齊淮陰侯傳陳耳互項羽紀五諸侯注以爲齊趙韓魏燕拔魏王豹虜從入關齊燕趙三王皆不從齊則田都趙則張耳燕則臧荼也韓王成據月表則云從項羽畧入關而韓王信傳云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

項王本紀亦云韓王成無軍功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然則韓王成不從入關明甚羽本紀云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然則五諸侯當數鄱君不當數韓王成也

釋公主

古無公主之稱然婦人之稱主則春秋時已有之矣傳謂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是也蓋主本大夫之稱故其妻亦得稱之後世因以人君之女謂之君主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是也君主之稱殆始於人君之女而適大夫者乎左氏傳有曰君姬氏者稱

主而繫於君與稱某氏而繫於君其誼一也後世又因人君稱公而謂之公主吳起傳公叔爲相尙魏公主是也至秦有天下稱皇帝而其男尙稱公子始皇本紀公子將閭公子高是也故其女亦仍稱公主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是也漢承秦舊亦曰公主而王之女謂之王主漢書成帝紀建始二年賜王太后公主王主黃金是也夫以王之女而謂之王主則知古所謂公主者以其爲公之女也後儒不達此誼以爲天子之女使公主婚故曰公主失之矣

釋佛寺

古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如此而已矣秦起西戎襄公作西畤文公作鄜畤于是有畤之名然史稱雍旁故有吳陽武畤則畤之起也久矣蓋西戎之俗也厥後宣公作密畤祭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赤帝獻公作畦畤祭白帝漢興高帝作北畤祭黑帝是謂雍五畤至釋氏自西戎入中國名其所居曰寺卽畤之省也蓋佛徒所奉金人本爲祭天而設漢書霍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佛像是也然則原佛寺之始與雍五畤之祭五帝者正同世謂攝摩騰竺法蘭始至中國居鴻臚寺因以爲名而至今仍

之猶來得其論也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今官制有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光祿寺之名而浮屠氏所居亦有此名可乎宜正其名曰畤以還西戎之本俗然後與中國所謂寺者不相亂矣

釋相

儀徵阮文達揅經室集有釋相一篇其大旨以爲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乃說文相在目部何嘗有佐助之義此必段借字其本字當爲襄此說非也襄字說文在衣部其說解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亦何嘗有佐助之義乃以耕必有耦附會之斯曲說矣梨附識

曰思曰贊贊襄哉馬融訓襄爲因鄭康成訓襄爲揚是贊襄之襄非謂佐助也而謂卽輔相之相其於古訓互乖矣然則輔相之相當爲何字曰相卽其本字也蓋其始起於瞽之有相說文相省視也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卽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如云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皆是也冉有季路爲季氏臣孔子引周任之言以責之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又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輔相之相與瞽者之相固同字同義矣然古者未以相爲官名凡輔助者通

稱爲相故儐介亦稱相周官司儀之職曰每門止一相鄭注曰相謂主君儐者及賓之介也太僕之官亦稱相尙書顧命曰相被冕服鄭注曰相者正服位之臣謂太僕也至秦有相國丞相之官而相之名始尊後世遂不知其始起於瞽之有相矣苟知輔相之相與瞽者之相同字同誼則與說文相字之誼正合又何疑而以爲非本字乎

釋主

說文丶部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此字今經典不見皆以主爲之主之本義鐙中火主也與丶字音同義異

作書者以丶不成字故段主爲丶凡經典主字皆丶字也其義皆從有所絕止而引申之今俗字作住者是其義也說文無住字然邇篆曰讀如住則此字亦古矣蓋凡物有所絕止謂之丶其字旣皆作主故人有所絕止又加人作住耳經典無住字則仍以主爲之如云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也因而有主客之稱老子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客對文由來久矣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目主其後因以爲大夫之稱

左傳載醫和與趙孟言稱主是也相沿既久而君與主遂爲通稱管子書已有七臣七主之篇老子書亦有萬物之主之文於是主之名遂尊而於字之本義亦稍遠矣主又訓守廣雅釋詁曰主守也蓋古人適與國必有所常主昭三年左傳曰豐氏故主韓氏是也以其有常主故有主守之義矣又訓專訓親師古注漢書淳于長傳曰主猶專也鄭康成注論語主忠信曰主親也蓋亦以其有常主故引申之爲專一爲親當也至於祭之有主其義亦出於此神之所依猶人之所住也故亦曰主焉而說文乃又有宔字其說解曰宗廟宔祏此後出字

也廟主字从宀作宔何異鐙主字从火作炷乎苟知經典主字皆丶字有所絕止一義所引申則無不可通矣

釋欽

爾雅釋詁曰欽敬也說文欠部欽欠皃於訓敬之義絕遠孫氏星衍尚書注疏於多方篇乃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立政篇帝欽罰之並云欽與廞通而引爾雅廞興也之文爲說愚謂尚書所有欽字皆廞之段字也說文广部廞陳輿服於廷也禮曰大人之器威敬古者有大事則陳輿服於廷如顧命所記是也辨朝之禮器先王之法物森然具在以此思敬敬可知矣故廞

有敬義也周書謚法篇曰威儀悉備曰欽偽書堯典釋文引馬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然則古人所謂欽者皆謂其威儀之盛正從陝興服之義而引申之後世儒者但以主一無適爲敬則不足以知此矣詩常武篇既敬既戒鄭箋曰敬之言警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所以警眾也鄭注曰警猶起也爾雅釋詁曰廞興也廞之爲興猶警之爲起矣虞夏商書所有欽字其義皆爲敬固亦多方立政篇兩欽字則當訓爲興而要皆廞字之義所引申作欽者叚字也段氏玉裁訓人氣不足則欠故有欲然如不足之義斯乃曲說或又疑爲頷之叚字頷低頭

也有敬慎之意然許君引左傳迎於門者頷之而已其義正與敬反安得以爲欽敬之本字乎

釋左右

說文左部左手相左助也从ナ工又部又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愚謂許君說此二字竝未得也左右對文其義亦當相配左从工而右从口則不倫矣今按左字从工乃从巨而省古人製字有從省之例如曾字从曾乃增之省朢字从壬乃廷之省制字从未乃味之省辟字辭字从辛乃辠之省埶其例也工部曰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形工部所隸之字三巨也巧也式也巧从工

乃工巧之工式从工則从巨而省爾雅釋詁矩法也故式篆說解亦曰法也不然則式字从工何意乎左之从工與式同意竝从巨省巨者所以爲方之器故从巨省猶从方也右字从口不从手日之口如右字說文作后而世傳泰刻石文作后蓋二形相似其殽亂者多矣說文口部口回也象回帀之形古之製字者既象回帀之形則其形必圓隸體始變而方之耳凡狥圓字圓繞字竝當如此作今借圜字之圜爲之非其本字也右字从口正从其象回帀之形故从口猶从圓也夫天下之形方圓盡之矣ナ執方又執圓古人製字之意正如此傳

曰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圓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今右字既誤从于口之口而左字又不得其所以从工之意則二字皆失其義矣

釋篇三

文廟祀典議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　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跧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　文廟祀典尚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雖放棄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謹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

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諷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

名者其迹之類略有殊矣乃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詩而無大毛公亭林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似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南閤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猶近睹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篆文合以古

竊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諸家傳本久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豈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為鄭所甄取頗以孝經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諸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為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　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　文廟顧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二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諡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箴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旣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陛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暨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樾於咸豐六年奏

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學校祀倉頡議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嗇蠶則祭先蠶使民反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頡始䙝譔按許慎說文解字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是易結繩而爲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不在嗇

與纖之下災鄭康成注周官肆師曰貉師祭也祭造軍
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不得已而用者
也然既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人
而亦祀典之所不廢況倉頡親為黃帝史擬造書契以
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
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報其擬造文
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祠既立請定配
享之位衛恆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
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
誦蓋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為配享第一周宣

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爲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既幷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始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爲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辠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爲配享第四配享既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者以倉頡爰歷博學合爲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楊雄作訓纂篇至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爲上卷楊雄所作爲中卷賈魴所作爲下卷亦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尚存餘並散佚然有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沒也竊謂自司馬相如至賈魴六人並宜從祀倉頡祠至許慎說文解字爲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理厥功甚巨當從祀 文廟故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爲聖言韻學者以周

沈爲宗實則破數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藝之皋人八體之巨蠹後之議者無儳入也

考定文字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夫文字之不正似于爲政無攝而孔子論政以此爲先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推而極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文字之所繫顧不重歟嬴秦氏興事不師古變改籀文以從簡易周內史之職廢而所謂達書名於四方者不可復見漢儒許愼于是有說文解字之作敘篆

文合以古籀古聖人刱造書契之意其不盡泯滅者賴
有此書之存而經典相承傳寫譌體類多苟且不合六
書今宜考正文字專以許氏書爲埻一曰正字義夫古
人制字皆有本義經典所用每多叚借而許君解字必
從其刱所以明字之本義也如逆爲送逆字而順逆字
止當作屰降爲升降字而降伏字止當作夅化爲教化
字而變化字止當作匕氣爲氣廩字而雲氣字止當作
气樹爲樹木字而樹立字止當作尌漏爲漏刻字而穿
漏字止當作屚假爲眞假字而假借字止當作叚湮爲
湮沒字而湮塞字止當作垔微爲隱微字而微細字止

當作散違爲違離字而違背字止當作韋懷爲懷思字而懷俠字止當作褻辯爲辯治字而辯訟字止當作辡埀爲邊埀字而下埀字止當作㐺距爲雞距字而距止字止當作歫鄙者五家爲鄙也而鄙啚字止當作啚災者天火曰災也而災害字止當作𢦏厚者山陵之厚也而厚薄字止當作㫗兩者二十四銖也而參兩字止當作兩溫者水名也而溫良字止當作𥁕蒙者艸名也而蒙覆字止當作冡郭者齊之郭氏也而城郭字止當作𩫏節者竹約也而符節字止當作卪捷者軍獲得也而捷速字止當作疌啓者教也而開啓字止當作启啟者

擊也而廒始字止當作厲散者襍肉也而分散字止當
作椒裂者𦃇餘也而分裂字止當作列備者愼也而具
備字止當作葡𤔶者行皃也而慈𤔶字止當作惡𢚩者
和之行也而𢚩愁字止當作𢚩稱者銓也而稱舉字止
當作爯譟者擾也而呼譟字止當作喿私者禾也而公
私字止當作厶遂者亡也而遂意字止當作家腥者星
見食豕肉令肉中生小息肉也而腥臭及腥熟字止當
作胜此皆𢫬益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如旨爲甘旨字
而意旨字必當從心作恉𢼸爲𢼸細字而𢼸伺字必當
從見作覹須爲須肉字而須待字必當從立作𩒱俗爲

災咎字而咎怨字必當從心作𢙐卒爲隸卒字而生卒字必當從歹作猝交爲交脛字而交會字必當從足作跤芻爲芻蕘字而芻豢字必當從牛作犓典爲典藏字而典主字必當從攴作敟美爲甘美字而美色字必當從女作媄陳者國名也而陳列字必當從攴作敶黽者蟲名也而勉強字必當從力作勄淨者魯北城門池名也而潔淨字必當從靜作瀞朱者赤心之木也而朱紫字必當從糸作絑衰者艸雨衣也而衰滅字必當從歺作癡黨者不鮮也而朋黨字必當從手作攩乂者芟艸也而乂治字必當從辟作辥率者捕鳥畢也而率先字

必當從辵作遾渴者盡也而飢渴字必當從欠作㵣蔑者目無精也而輕蔑字必當從心作懱尤者異也而尤悔字必當從言作訧臾者束縛捽抴也而須臾字必當從斗作斞弭者弓無緣也而弭止字必當從心作⿰忄弭監者臨下也而監視字必當從目作⿰目監尋者六寸薄又紡車也而專壹字必當從女作嫥復者往來也而重復字必當從勹作𠣾此減省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若鬱鬯字當作鬱鬱則森鬱字矣涼風字當作𩙩涼則涼薄字矣烈風字當作颲烈則火烈字矣敷播字當作譒播則播種字矣保守字當作㑂保則保養字矣狀跡字當作

枎扶則扶佐字矣期年字當作稘期則期會字矣偏枯字當作㾱偏則偏頗字矣媄巽字當作䄕媄則媄姓字矣接續字當作接接則交接字矣漸進字當作遰漸者水名也蒿里字當作薧蒿者艸名也耕芸字當作𦔳或作䒘芸者艸名也懲艾字當作𢗰艾者艸名也觚棱字當作柧觚者酒器也敷施字當作敗施者旗皃也昭穆字當作佋昭者日明也柴望字當作祡柴者小木散材也遷移字當作迻移者禾相倚也兼該字當作晐該者軍中約也渾厚字當作惲渾者混流聲也合登字當作𤼷登者謹身有所承也煩亂字當作敽亂者治也範法

字當作笵笵者轍也稍地字當作俏稍者出物有漸也急緊字當作緊緊者脈也戮力字當作勠戮者殺也朔望字當作朢朢者出外望其還也商賈字當作商商者從外知內也鞫獄字當作𥷐𥷐者榮也沛慮字當作盅沖者涌搖也披靡字當作旇披者從旁持也格鬬字當作挌格者木長皃也微妻字當作媺微者隱也俟侍字當作竢俟者大也詭譎字當作恑詭者責也抵觸字當作牴抵者擠也混同字當作掍混者豐流也袒裼字當作但袒者衣縫解也攜貳字當作懏攜者提也又若貉為客受非頌皃之頌周為周密非翔徧之翔增為墳墓

非坋衍之坋㦰爲㦰殺非㳷餘之㳷原者水泉本也非平邐之邐昆者同也非鬍弟之鬍梟者不孝鳥也非県首之県豪者豕鬣也非勢彊之勢漥者淸水也非宏下之宏序者東西牆也非次敘之敘瞖者目爛見也非梟與之梟[illegible]者馬行遲也非篤厚之篤蛉者蜻蛉也非蜻蠕之蠕爪者丮也非叉用之叉頒者大首也非發撥之鬚及彼分之彼鮮者魚名也非漸繇之繇及匙少之匙此其始皆由同音叚借而積久相沿遂失其本字又若帥悅一字也杭杭一字也糠康一字也盤匜一字也呂膂一字也或域一字也昔腊一字也咳孩一字也臚膚

一字也袍袴一字也冰凝一字也常裳一字也今則誤分之詞爲言詞而詞訟字當爲辭辭受字當爲辤讓爲譴讓而推讓字當爲攘攘借字當爲纕圍爲守圍而圍圄字當爲圉禁圉字當爲敔溺爲弱水而陷溺字當爲休便溺字當爲尿各有本義元非一字今則誤合之加此之類不可悉數夫假借爲六書之一必欲盡改經典以從許氏之書非通論也然至於操筆咊翰自爲文字則本字具在何不可書必舍本字而用假字又豈理乎所謂正字義者此也二曰正字體許氏說文兼收或體蓋其博綜通人以成一家之書用力勤矣然每字先必

列正文次附或字許君所頭固有在也今乃有以或體
而廢正體者如鬃或作祊祊行而鬃廢矣靈或作靈靈
行而靈廢矣芬或作芬芬行而芬廢矣蘁或作蘁蘁行
而蘁廢矣荐或作荐荐行而荐廢矣藻或作藻藻行而
藻廢矣延或作征征行而延廢矣迺或作逌逌行而迺
廢矣衙或作衙衙行而衙廢矣鯱或作篪篪行而鯱廢
矣詾或作訩訩行而詾廢矣對或作對對行而對廢矣
融或作螎螎行而融廢矣鬻或作餌餌行而鬻廢矣鬻
或作煮煮行而鬻廢矣厷或作肱肱行而厷廢矣蒦或
作濩彠行而蒦廢矣雧或作集集行而雧廢矣卣或作

朽朽行而㱙廢矣肌或作臆臆行而肊廢矣胑或作股股行而胑廢矣䏶或作膟膟行而䏶廢矣艏或作舭舭行而艏廢矣𢓊或作秬秬行而𢓊廢矣餅或作饋饋行而傑廢矣亩或作廩廩行而亩廢矣雝或作犛犛行而雝廢矣槅或作轉轉行而槅廢矣挹或作岐岐行而挹廢矣壘或作壘壘行而壘廢矣參或作參參行而參廢矣農或作晨晨行而農廢矣爟或作蠪蠪行而爟廢矣躳或作躬躬行而躳廢矣惲或作褌褌行而惲廢矣俟或作嫉嫉行而俟廢矣羸或作裸裸行而羸廢矣斷或作剸剸行而斷廢矣厎或作砥砥行而厎廢矣𧟮或作

蜎蜎行而𧍙廢矣麐或作麃麃行而麐廢矣狤或作怯怯行而狤廢矣悑或作怖怖行而悑廢矣𪊍或作浣浣行而𪊍廢矣鰻或作鰋鰋行而鰻廢矣鱷或作鯨鯨行而鱷廢矣聀或作𪓰𪓰行而聀廢矣搯或作抽抽行而搯廢矣鶽或作綽綽行而鶽廢矣鵔或作緵緵行而鵔廢矣蟦或作蚓蚓行而蟦廢矣螭或作蝶蝶行而螭廢矣鼅或作蚍蚍行而鼅廢矣鼃或作蛛蛛行而鼃廢矣䵹或作鼊鼊行而䵹廢矣処或作處處行而処廢矣毀或作尊尊行而毀廢矣鶉或作雛雛行而鶉廢矣䕷或作𤸯𤸯行而䕷廢矣鸑或作焦焦行而鸑廢矣它或作

虵蛇行而它廢矣烴或作瀕瀕行而烴廢矣朕或作逡逡行而朕廢矣夫許君既收此字則尚一用之固無不可乃承用既久至以正體爲僻字廢而不用大非許君雅意矣又如肩俗作肩今用肩而廢肩盥俗作盥今用盥而廢盥餐俗作穗今用穗而廢餐枝俗作豉今用豉而廢枝帬俗作裠今用裠而廢帬歃俗作嗽今用嗽而廢歃鷫俗作灘今用灘而廢鷫則以俗體而廢正體尤乖許君之恉此雖說文所有者不可不正也若乃許氏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今不盡用而所用率多俗字不合六書如亶增作膻須增作鬚頷增作頜壁增作躄

番增作蹯昦增作影縣增作爔潭增作溯鉏增作鋤悰增作幪又增作敘背增作蘿汻增作滸筱增作篠虛增作墟頻增作顰訾增作譆雖增作饑糒增作糲費增作矑餐增作餐痞增作痼皆俗書誤增者也如蘆省作黃娒省作姆餧省作飫洖省作沃媄省作妖滁省作迦鏺省作鍚蔆省作蔆衛省作衞渃省作若齡省作岻燓省作焚侵省作侵得省作尋獬省作獮驎省作嶙謨省作唉皆俗書誤省者也它若鼉之為鼉鑿之為磯胆之為蛆蜎之為蜅鑺之為蠘貀之為淡蠱之為蜶閜之為繡蚚之為蚿彸之為猗佗之為鮀雅之為鴉聱之為嗟坑

之爲航鉼之爲瓶儕之爲擠齎之爲鬆掤之爲滕遬之
爲蹀岠之爲拒緤之爲褋䙊之爲脤髕之爲臏穴之爲
疢悛之爲艐慨之爲惋㭃之爲淛版之爲板燜之爲惱
瀱之爲讞閩之爲鑰則聲是而形非也鉦之爲鎚鞬之
爲鞋斷之爲齦鴻之爲騁瞑之爲眂鷂之爲鳶次之爲
涎嫈之爲媻㧓之爲椢陶之爲陑㨾之爲樸狾之爲衚
崝之爲崢嶸之爲鯀潑之爲潑嘶之爲瞬鬻之爲藾徇
之爲衕蹸之爲蹦沏之爲汴瀉之爲滭捡之爲榆梧之
爲棒樅之爲屣磠之爲膠劅之爲蟒則形是而聲非也
至於回之爲亘與之爲票平之爲年界之爲昊竝之爲

竝普之爲替晉之爲晉舜之爲舜椉之爲乘虢之爲虢粦之爲粦皃之爲兒豙之爲㒸霝之爲壹脣之爲肩夾之爲赤𠂔之爲前則似是而實非又若黏之爲糊階之爲徙雝之爲鸜雍之爲埋雉之爲腈蔽之爲珈冰之爲醎擘之爲腕凭之爲憑藿之爲耄傚之爲倏瘺之爲俯彎之爲炒墧之爲礁臍之爲擠則於正書絕遠形聲俱異突若夫嫿之爲柰燄之爲遡則本有形聲字而造爲會意字目之爲帽自之爲堆則本有象形字而造爲形聲字凡此之類皆許君所謂詭更正文以燿於世者酋史文書市井薄記承襲外譌或無識焉大疋君子高文

典册豈宜有是哉此說文所無者尤不可不正也所謂正字體者此也字義與字體皆考正文字所宜先好古之士儻有取乎是而更廣其所未備箸爲一書使學者有所依據觀佩觿干祿諸書詳例尤精究或於正名之道未始無補與

取士議

同治元年貴州貢生黎庶昌條陳時事有取士之法鄉會試仍分三場第一場試經義以詩書經一科三禮大戴記爲一科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四書爲一科第二場試子史論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

管荀老莊爲一科董賈楊文中爲一科國語國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一科晉書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諸史爲一科第三場試時務策爲一科詩一首爲一科縣府學政試分四場第一場經義二道第二場子史論二道第三場時務策二道第四場詩賦各一道竊謂其法太涉煩重不可用也且其所定各科亦有未盡得者如以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此三者各自成學非如三禮大戴可以并而一之也何得强爲牽合舊之一科又以管荀老莊爲一科老莊之書與聖人異趣雖其辭亦不容廢然著爲功令以之取士固不可也管子

書如侈靡等篇多脫文譌字心術等篇皆老莊之緒言或後人僞託輕重等篇則陰謀詭計尤近猥鄙亦非可以取士也又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則卽今世所行性理論而已不過勦襲陳腐之言僞造空虛之說奚足以見實學乎當今之世誠欲罷去八股時文別求取士之法務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而無實際竊謂一場試論語義二道孟子荀子義各一道或謂荀子性惡篇與孟子相背不可竝列爲經然孔子論性但曰性相近也初無善惡之說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各有所見實則殊途而同歸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荀子之意懼人之惰性而廢學故其書首篇即爲勸學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天下之人中下爲多然則荀子抑性而由學正所以爲教矣宋蘇軾謂荀子有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之說令偏考荀子實無此文原書具在可以覆按所言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禮粹然儒者之言其王制篇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略

儒門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正名篇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王霸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皆與孟子之言不謀而合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實爲卓見考孟子一書本亦在諸子之中後升爲經今若升荀子爲經與孟子配次論語之後並立學官鄉會試首場即用此一聖二賢之書出題取士允爲千古定論宋岳珂桯史云元祐時詔閤試制論於九經正史諸子并注出題

然則荀子書宋時固以出題矣至所試之文不得仍沿八股之體當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方為合格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出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別出試文格式與第一場同第三場試史論三道史記漢書後漢書各一道此三史文詞古茂體例謹嚴為後來諸史所不及且兩漢人材逈越唐宋士子從事於此他日學問經濟亦必卓然可觀矣三史之外益以文選之學考舊唐書儒學傳曰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是唐時固有文選之學故唐人所作詩文

皆沈厚典雅無宋元空疏之弊今宜于第三場試史論外更試詩一首以文選出題其所限官韻即用本篇題目中字士子不知出處不能押韻則不得不熟讀文選矣夫以經史爲之根柢而又以選學佐之科場所得必多華實並茂之士數十年之後經術吏治自將駕唐宋而上之矣小試亦宜仿鄉會之例量爲簡省然此亦非可以旦夕期也夫以八股取士自明至今四百餘年一旦舍其舊而新是謀幾於不戒而視成矣故苟欲行此則宜豫定章程布告天下以十年之後某科鄉試爲始廢八股時文改從新制庶士子得先自砥礪以副上求

不然則董仲舒所謂不琢玉而求文采愚未見其有得也

仿造浮梅檻議

明人閔子將有西湖打船啟一篇極言湖居之不可無船誠哉是言乎然其議欲合十人人出萬錢以十萬錢造一舟十年之後人各一舟爲期太遼闊矣今者百物騰貴十萬錢恐未足成舟即成舟亦不過如杜老所云恰受兩三人者耳未足容琴尊暢游覽也按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筏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承闌周遭設靑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

丈木斷平若砥布于泭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茗及彝鼎罇洗茶鐺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前此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不較造船爲省乎考西湖志儀部有浮梅檻記同時王在晉有浮梅檻賦湯臨川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倒一時矣又其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是浮梅一檻不獨終此老之身逍遥容與而已未始不耐久也惜貞父自記不詳載其制今大略言之似亦不宜過大寬九尺長倍之或長二丈足矣其下編筏須用巨竹徑二寸許者或兩層或三

層量所載之重輕以爲厚薄其上施版版或用附着于筏或于筏上施橫木以承之使版與筏相去一二寸以防水之上溢此在營造時相度矣其上立六柱前後中各二前柱至中柱設朱欄絲幕幕分上下兩半其上半支以鐵其下半捲置欄下遇風雨則上者下垂下者上引兩半相合而維繫之中柱至後柱亦設朱欄絲幕上下合一表裏兩層仿北方車幃之式置玻璃窗蓋一鏡之中前爲游覽之所於眺豁宜後爲休息之所於燕寢宜中以簾幔隔之所陳設宜蘇州山塘竹器大約不過榻一棹一茶几二杌子六多則難容也其上仍置

筏縫如船式至行筏宜以篙而湖中似於篙非宜或兩人划一小舟在前以繂引之使坐筏上者但覺其平移水面而不知所以行適趣更勝也此甚以意擬爲之未知與貞女浮梅檻同異何如若夫隨事而增加隨宜而施設固非此所能盡矣余嘗謂湖居有三要一築湖樓二造湖船三製山轎而浪迹半生擬願莫遂今年主講詁經精舍會以擬聞于將打船啟命匠作者拘于原議不能各抒所見近聞薛慰農觀察擬議造船因走筆成此備好事者採擇昔黃儀部爲浮梅檻嘗與其友吳德聚謀之方今有吳君其人乎余日望之矣

